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九十九回 玉仙紀小泉開封行刺 芸生劉士杰衙內拿人

且說玉仙與紀小泉縱身上牆，往外一看，見那護殺場的，弓上弦刀出鞘，馬步隊圍著差使，前面有人打著破鑼破鼓，就見有四個差役抬著一個荊條框子，上面插著個招子，就見裡面有胳膊、有腿，腦袋上面，鮮血淋漓。玉仙一見，就知不好！可巧牆外邊有個人與護法場的人說話，說：「二哥，我與你打聽一件事，這差使準是在城裡頭剛的罷？」那人說：「不錯，是開封府包丞相的主意，怕在城外頭剛，有他的餘黨搶差使。城裡頭剛他省了大事了，少刻到法場，把他腦袋一掛，身子一扔，就算沒有事了。」玉仙聽見他哥哥已死，早就摔下牆頭。紀小泉也就躡身下來，把玉仙腿盤上，掙了半天，才悠悠氣還。她把牙一咬，說：「好包黑子呀，黑炭頭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！」紀小泉說：「不可高聲，倘若被人聽見，那還了得，有什麼話，我們房中去講。」玉仙哭哭啼啼，叫紀小泉攙著他，來到房中，坐在炕上，大放悲聲。紀小泉苦苦的相勸，說：「你要大聲一哭，叫外面聽見，反為不美，我們打算報仇就是。」玉仙說：「我要不到開封府，我這口怨氣難消。」紀小泉說：「我陪著你去殺。」玉仙這才把眼淚止住，對著紀小泉說：「海角天涯，你奔你的生路去罷，我今晚殺得了包丞相，那是該他陽壽將終我；殺不了包丞相，他手下能人甚多，我就死在開封府了。」紀小泉說：「你也不犯說這樣絕話。我們今晚要去見機而作，不怕今天不成，還有明天，明天不成，還有後天，只要哪時得手，就務必結果他的性命，替我伯父報仇。」玉仙點頭說：「我總不忍連累於你。」紀小泉說：「我言在先，我們生，生在一處，死，死在一處，絕無半字虛言，倘若我說話不實，必招橫報。」玉仙聽他言語，很覺歡喜，復又議論，倘要把他殺了，我們投奔何方？紀小泉說：「要結果他的性命，不如到黑虎觀找我大姑娘去。」玉仙說：「她必定要上朝天嶺。」紀小泉說：「你們總是親姊妹，焉能離得開，只可你同著她上朝天嶺為是。」玉仙說：「你意欲投奔何方？」紀小泉說：「我是海角天涯到處為家，沒有准一定的所在，我可不上朝天嶺。」玉仙說：「你不上朝天嶺，我也不能上朝天嶺。你能捨生忘死給我哥哥報仇，我也不忍拋下你一人單走哇。我們一同到黑虎觀，見著我姊姊。把我報仇的事情對她說明，讓她跟王玉上朝天嶺，我跟著你，你說投奔何方，我們就投奔何方。」紀小泉一聽，滿心歡喜，依著玉仙就要上法場看看哥哥的首級去，紀小泉把她攔住說：「去不得，那裡號令著一個人頭，你過去看看倒不要緊，你一看不能不哭，你一落淚，那些看木籠的兵丁看見，一盤查你，你再一個張口結舌，又是不便。你若實係想念，等咱們到開封府行刺完畢之時，盜走木籠，回到家中葬埋去，那倒可以。」玉仙一笑，說：「到底一人不過二人智：」小泉出去開了小門，叫店家烹茶打臉水。早飯吃完，小泉，要去往開封府探道，玉仙點頭，叫他快些回來。小泉出離店外，直奔城門，到開封府前後，全都看了一遍。認明來蹤去路，復又奔到西關法場，一看高竿之上掛著木籠，木籠裡面就是東方亮的腦袋。果然搭了一個席窩棚，有官人在那裡看著，也有許多人圍著瞧看木籠。自己轉身回來進了店中，見著玉仙，就把自己外面所看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二人又議論誰殺，誰巡風，玉仙叫小泉巡風，她去殺去，小泉點頭。天有二鼓之半，玉仙倒換了女裝，為是躡房躍脊利便。小泉更換了夜行衣靠，背上寶劍，帶了應用東西，姑娘也背上鏈子架，吹滅燈燭，二人將門倒帶，躡房躍脊，出離店外直奔城牆。又對著護城河內沒水，直到城牆下面，爬城進去，從馬道下來，紀小泉在前，玉仙在後，穿街過巷，直奔開封府的西牆。紀小泉躡將上去，正遇見打更的，小泉過去一握脖子，把打更的提在僻靜所在，往地下一摔，把劍亮出來，那更夫苦苦哀求饒命。紀小泉問：「你們相爺現時確在什麼所在？只要對我說明，饒你性命。」更夫說：「我們相爺在西花園子書房內面安息。別進這個垂花門，那面有個大門進去，見抄手游廊，路西有一個瓶兒門，進瓶兒門，有太湖石，就在太湖石後，東西配房，北上房五間，那就叫西書房。」小泉聽明，說：「待等事完之時，前來放你。」隨手撕他的衣襟，塞在口內，有一棵槐樹，把更夫放在樹後，二人撲奔那邊大門去了。進門一看，果然是抄手游廊，東西俱是兩個瓶兒門，當中是個廳，玉仙往西一指，撲奔正西去了。從瓶兒門躡將進去一看，果然是個花園子，裡面許多太湖山石，見北面五間廳房，掛著堂簾，裡面燈燭輝煌，門外東西擺列四張椅子，椅子上坐著兩個人，一個是白芸生，一個是艾虎。

原來在城裡頭剛伏地君王，不是包公的主意，是蔣爺的主意。旨意下來，把東方亮凌遲處死，圍城子改為一座廟宇，所有他的田畝，以作抄產，裡面抄出來的東西，陳列器物珍珠金銀全行入庫，以備荒年賑濟；另換知府，案後仍然再訪拿白菊花與帶印脫逃之臧能，追捕東方亮的餘黨；冠袍帶履，交給陳總管收四儀寶庫；所有拿東方亮之人，俱得升賞。蔣爺親身回稟包公，若副東方亮，非城內行刑不可。包公依了蔣四爺的主意，只管吵嚷在楓楸門外去剛，其實在□字街，大解了六塊，頭顱號令法場。到了晚間，蔣爺正與展爺商議，此時邢如龍、邢如虎、張龍、趙虎、韓天錦、于奢，連韓杰、杜順兩個班頭，俱都回到開封府，先回明蔣爺，半路上假囚車被人劫了去，就把怎麼劫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蔣爺算計著，雖然剛了東方亮，還怕有事，晚間就派了大眾，分出前後夜來，也有屋內坐更的，也有院中看更的，也有來回巡查的。蔣爺又把劉士杰的事情對相爺回稟了一遍。相爺另給他一套文書，無論走在什麼州縣地面，文武衙門，准他討盤纏。這一道文書，要在身上一黏，無論走在那裡，或辦差，或要錢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比江夏縣的文書、大差天地相隔。蔣爺又把劉士杰帶過來謝了相爺，後來艾虎、徐良、盧珍、芸生要與他結義為兄弟。劉士杰也點頭應允，只可等著明天，看了個好日期再拜。此時劉士杰，跟著巡查刺客，玉仙到的時節正是艾虎、芸生坐更，在相爺書房外面椅子上坐著。

芸生看見由牆頭上條地過來了一條黑影，假裝著沒看見，特意說：「老兄弟，你多留點神，我先告告便。」艾虎說：「大哥請便。」芸生就奔太湖山石那裡，假做告便。其實一回來，先把飛蝗石掏將出來，見玉仙還在那裡臥著，打量著芸生真沒看見她哪。芸生拿著飛蝗石。對著玉仙打將出去。「叭」的一聲，正打在玉仙腮頰之上，玉仙一扭臉，背後拉刀，緊跟著又是一塊飛蝗石，又打在玉仙肩頭之上。這兩塊石頭，打的玉仙吃一大驚，一扭身就躡上牆去。芸生說：「有賊。」艾虎一聽，也就拉刀往下就追。玉仙順著游廊直奔正南，剛下游廊，奔四面的矮牆，說了一聲：「風緊扯滑。」她為的與紀小泉送信。就見颯的一響來了一枝鏢，只知道這枝鏢從何而至！低頭一看，牆下面有一個人，又給了她一刀，嚇的不敢站住、出了開封府直奔城牆，由馬道躡上城去。後面是艾虎苦苦不捨，追她到城牆之下，也打算由馬道追上城去。追的玉仙一急扳了一塊城磚，對著艾虎就砸。要問艾虎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